

全唐文

201704

201704

201704

201704 201704

201704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目錄

劉子元

思慎賦

并序

韋弦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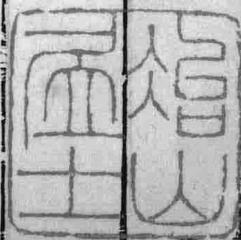
京兆試慎所好賦

應制表陳四事

衣冠乘馬議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

重論孝經老子注議



上蕭至忠論史書

答鄭惟忠史才論

史通序錄

自敘

昭成皇太后哀冊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

劉子元

子元本名知幾以避元宗嫌名改舉進士長安中擢拜鳳閣舍人景龍初封居巢縣子景雲中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坐子貺累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思慎賦

并序

賦形天地受氣陰陽生樂死哀進榮退辱此人倫之大分也然歷觀自古以迄於今其有才位見稱功名取貴非命

者衆克全者寡大則覆宗絕祀埋沒無遺小則繫獄下室
僅而獲免速者敗不旋踵寬者憂在子孫至若保令名以
沒齒傳貽厥於後允求之厯代得十一於千百某嘗述其
行事畧而論之至如望夷篡奪鴻溝戰爭包燕蓋之異志
踐恭顯之邪迹或干紀亂常或窺窬僥倖此而獲罪固其
宜也爭二城而相殺期五鼎以就烹獻魚多以交鉞舞雞
鳴而伏鑽或幸災樂禍或甘死徇生求而得之又何怨也
降茲以外有異於是莫不重七尺於泰山惜一毛於尺璧
徒惡其死而不知救死之有方但惜其生而未識衛生之

有術何者地居流俗之境身當名利之路皆物之相物我
之自我當仁不讓思倍萬以孤標唯利是視願半千而秀
出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官大於國主必惡之而名譽娛其
耳光榮炫其目口甘腴豢嗤鈞吻之腐腸身安棟宇誠垂
堂之折足自謂長無六疾永固百齡歸然可與金石齊堅
松喬比壽者矣殊不知關張以傲誕爲將桑霍以滿盈居
職晁錯削國以獻忠伯宗匡朝而好直處父則純剛立性
張溫則太明爲識見之者爲之寒心聞之者爲之變色亦
猶臥於積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將然巢於折苦之末而不

悟風之已至既而惡稔釁盈道窮數極黃沙在繫懷上蔡
而無追白刃臨頸揮廣陵而長歎猶以爲禍出不虞災非
素漸以茲自卜奚其謬歟假有舉一反三麤分菽麥知豐
屋之不誠悟覆車之足尤而皆宴安鳩毒遲疑猶豫交戰
未勝而禍機先發不杜之於欲萌方悔之於既兆用使茂
先將戮顧諱子而多慙安仁已收負慈親而永訣嗚呼自
古所以多殺身亡族者職由於此也因斯而言則知禍福
無門惟人自召自貽伊戚匪降於天而謂之不幸未之聞
也昔夫子有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竊以仁爲百

行之首大聖其猶病諸然必以中才之人企勉而行猶或
可及況其慎者蓋不過慎言語節飲食知止足避嫌疑若
斯而已矣非有朝聞夕死去食存信之難也違之則爲凶
人蹈之則成吉士其爲宏益多矣而世人罕能修身厲己
自求多福方更越禮過度坐致覆亡此宣尼所以譏鮑莊
子之智不如葵而孫叔敖譬以螳螂伺蟬不知黃雀在後
余早遊墳素晚仕流俗觀古今之人物極矣見吉凶之成
敗衆矣夫貴不如賤動不如靜嘗聞其語而未信其事及
身更之方覺斯言之徵矣加以守愚養拙怯進勇退每思

才輕任重之誠智小謀大之憂觀止足於居常絕覬覦於
不文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進受代耕之祿退居負郭
之田庶幾全父母之髮膚保先人之邱墓一生之願於是
足矣但才非上智習以性成猶恐覩芳餌而貪生處鮑肆
而神化苟或靜退之心日弛則馳競之慾日增顛沛以之
嗟何及矣常思列銘几杖取配韋弦刻心骨而不忘傳諷
誦而無斁蓋語曰明鏡可以覽形往古可以知今是用尋
往哲之遺事驗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諸炯誠列之座
右題其賦云

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舍舊而謀新
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愚定
其美惡位也者朝市總其名利七情由其不等百行以之
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局途其必躡何者得不思失雄獨
忘雌耽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巇是則平衡而登九折
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藩籬假使履獸
尾而不咥探龍頷以獲奇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爲
也借如幽室鑿坯窮居負郭二頃樵採一廛耕穫困沈名
於抱關志充詘於懸箔俄拔跡於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

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劖而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怪迺九族其惟索爾其寂寞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間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由於足響膏爍起於多明趙國從而蘇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於西漢獻寶刑於南荆逐懷沙於楚塞囚說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嵇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爲患雖語默而同傾苦乃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黃

閣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舊恩望鳥兔之盡獲
思擅寵於邦家誓傳名於竹帛蜀旣平而艾檻吳已霸而
胥溺黜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死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
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媚
徒弔問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寵遷吮癰求愛舐痔
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託夢而衣穿嗤弦直之死道喜邪
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轉日而迴天自謂方江湖而
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據萬古淒然至於申侯逼迫
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彼丁傅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

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而不全次有跡鄙衡門情娛俠窟
出入田竇往來平勃歌無魚以自媒獻文蛇而請謁疑臥
薪之可久謂巢葦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衝風歛其上搏
曹門傾而夫鄧賈室壞而夷潘班坐刑於黨竇殷取戮於
臣袒顧噬臍而不及知觸藩之爲難夫化赤漸乎鄰丹爲
黔資於邇墨生於麻者旣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
非鮑叔遊異田蘇志臭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爲娛餘推誠
而狎耳蕭結契而連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相屠王
綱繆於魏諷石嫌疑於州吁孫秀與趙倫齊貫石顯將牢

梁並驅汙無禮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別有直若史魚正
如伯厚飾智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而指瑕鑒冰鏡而求
垢彼獨潔之爲雅固羣醉之所醜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
友方搢紳以豚犢延冠蓋以雞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
於蜀后禰悲號於座上庾嘲謔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
樞機之發口黨一言其靡慎奚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
而不警恕無小而不讎察關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
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倜儻英跱昂藏遠邁覩厭
隸其如萍觀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蠻

安知鷙炙輶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
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誠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
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之必敗迷暴貴
之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軌若
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唯夫明達高
人賢良智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爲福先無
爲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潔其心
而穢其跡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闇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
軌以道德爲介胄忠貞爲劍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

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
榮二疏旣滿而辭仕袁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慍喜漢先
主之立誠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爲君子余雖不佞
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稟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
貴命何如而弗珍鴈含枚以避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
以衛足櫟不材而謝斤彼草樹之無識惟禽獸之不仁猶
稱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真矧百行之君子迺三才之令
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輿誦
之可詢敢刊銘以勒座遂援翰而書紳